福爾摩沙的呼唤 Formosa calling

前言

麥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就,有 其歷史定位與榮耀,但是對於台灣由蔣介石 來託管,則是一大失策,而美國政府放任國 民黨蹂躪台灣的228大屠殺與緊接下來的白色 恐怖,是一種恥辱,美國政府只顧及當時的 國際戰略,縱容蔣介石集團的獨斷惡行,也 是台灣人一生的痛,身為人權立基的民主國 家-美國,至今還是抱持『一中政策』,討 好中國政權,打壓台灣人民獨立建國的運動 ,則是違反美國立國的精神-民主、人權、 自決。

台灣人要如何因應險惡的國際現實,除了自覺之外,還需準備做更大的犧牲,美國的國務院,養出過去國民黨專制,現在則是放縱中國共產黨來打壓民主建國的台灣,總而言之,台灣人的台灣國,需靠二千三百萬人的自覺與自決,然而在台灣有所謂特權外省新貴,奴才性格的台灣黑金集團,與榮享太和的新住民,種種捧中抑台的制度下,要勉強聲稱"中華民國已經獨立"是夢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等同台灣"、,只是關門自慰而已,皆是假相,這一點游錫堃講的是真話。

未來台灣要如何走出來,進入國際社會 國家之林,除很難達到的制憲正名之外,是 否要採取流血內戰的激烈革命,皆在未定之 數,惟現在可行的就是捍衛本土政權,積極 傳佈台灣建國意識。

介紹紐西蘭人Allan James Shackleton 著作的這本書,我摘取精華,與台灣國鄉親 共享,書名為FORMOSA CALLING,就是台灣處 於極端壓榨中的吶喊。(原譯文詳見

http://www.tacpa.org/column/FormosaCalling/)

財團法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楊緒東 公元2007年5月16日

關於作者

Allan James Shackleton

愛倫·詹姆士·謝克頓於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紐西蘭南坎特伯里的維梅特地方出生。 一九四六年時,他申請成為聯合國 「救災 及重建署」派駐中國代表團的工業重建官員。最 初他被派往上海工作,但不久由於中國發生共產 黨暴動,他又被派往台灣工作。

在他抵達台灣後不久,台灣發生了反抗蔣介 石軍事政權高壓腐敗統治的大規模抗議事件。一 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次發現自己又處在 戰場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聯合國工作任期 結束後他返回了在紐西蘭吉斯伯恩的家。

根據作者的兒子敘述:我的父親艾倫·詹姆士·謝克頓於一九四八年返回紐西蘭後立刻撰寫了『福爾摩沙的呼喚』這本書。他當時所以撰寫這本書完全是為了和平、正義與人道,以及台灣當時情況亟需廣為世界所知的刺激。

然而五十年來,先父這本『福爾摩沙的呼喚』始終塵封在我們家的記憶裡,並沒有出版。不過無論如何,書稿裡的一些內容還是曾經被喬治·柯爾的那本『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所引用。『被出賣的台灣』於一九六六年頭一次在英國出版

由於『福爾摩沙的呼喚』書稿裡的內容曾經被『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所引用,加上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的即將到來,紐西蘭台灣同鄉會乃循線查訪到我們家地址,並且力勸我們應該將先父的手稿出版。

先父是一位道德感強烈的老派基督徒紳士。 從小受基督教長老教派的薰陶,長大後又成為一 名具有強烈和平信念的基督教貴格派信徒,他對



一九四七年發生在台灣的那些不道德事件的震驚 與惶恐,整本書裡處處清晰可見。

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暴虐行徑 及其所製造的血腥恐怖,顯然已超出了他所相信 的道德極限。作為舊式學校教育出來的西方人, 他對於一個社會即使在動亂時應該如何運作,自 有其不同的觀點。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從台灣返家途中,先父還曾經路過澳大利亞雪黎做了一次短波廣播,向外界公布台灣在魏道明〔革新政府〕治理下的情況。喬治·柯爾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裡寫到:「由於這項廣播等於強烈的控訴,而且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也收聽到了,因此激起國民黨政府歇斯底里般的瘋狂反應。程天放手下的宣傳人員對此回應的說法是,英美帝國主義其實和他們所對抗的納粹日本具有同樣的野心,只不過手段更高明罷了。他們說,美國和英國利用"聯合國救災及重建公署"的救濟物資為餌,表面上說是"援助中國",實際上是陰謀企圖兼並,剝削和"奴役"台灣。」

當比較日本政府和國民黨中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時,先父偏愛日本的心理也顯而易見。雖然這對才和盟軍並肩作戰的國民黨中國政府以及終於被揭露的日本暴行來說似乎有點不合理,但他比較的重點倒是雙重的。一方面他指出了日本統治給台灣帶來的工業和農業發展,一方面他則指出台灣人權在兩個政權統治下相對來說的不同程度。先父認為,雖然日本統治非常嚴厲,但是比起他一九四七年在台灣所目睹赤裸裸的暴力和貪污,他認為日本的統治不但公平而且還可以接受

卡林·詹姆士·謝克頓 威靈頓, 紐西蘭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

譯者序

「二二八」--- 這個台灣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件,不但在所有台灣人心目中烙下無可磨滅的印記,而且也凸顯了當年國民黨腐朽政權與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已逐漸現代化的台灣的格格不入。事實上,二二八事變此一慘案加之隨後而來的白色恐怖及長達三十八年的獨裁統治,恐怕正是使台灣人民決心追求獨立的原動力。而「二二八」自然也就成了這一原動力的象徵。

本書作者艾倫·謝克頓先生為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派駐台灣協助工業重建的 紐西蘭籍官員,在台期間正好碰上這一段歷史公案,於是將個人所見所聞私自記載下來,返國後 整理成書,且滿懷感情的把書名叫做「福爾摩沙 的呼喚」(FORMOSA CALLING)。

可惜的是,謝克頓先生當時為了避免牽累仍在蔣氏統治下的無辜,致全書所敘事實幾無一姓名留下,使本書失色不少。但無論如何,在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刻意銷毀二二八史料,使二二八真相在五十多年後今天益發使人模糊的情況下,本書仍具有無比的意義。尤其作者書中所流露出對台灣民風樸實的激賞,對蔣介石國民黨政權蠻橫腐朽的憎惡,以今視昔,在我們紀念二二八時也許更足發人深省。

最後要指出的一點是,由於作者雖為優秀的工程師但卻非老練的文字工作者,行文敘事往往對人、事、時、地、物交代不夠清楚,加之年代已久,景況已非,有些地名甚至早已不復存在,因此我除了必須絞盡腦汁從上下文和字裡行間仔細推敲外,還必須做很多的詮釋和潤飾,並且把原著裡過大的段落分成小段,每個章節裡另外配上小標題,以利閱讀。但在原意的保留上,筆者並不敢做絲毫改動。讀者若有興趣對照文後的英文原著時,切不可逐字逐句對照,而須以整個段落為基礎。

宋亞伯 一九九八年六月

大陸人的到來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在一九四五年日



本戰敗投降後,迫不及待地想和他們的祖國再度 合而為一。他們對中國領導人蔣介石萬分崇敬, 而且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會帶給他們和平,繁 榮與幸福。

事實上,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已經得到良好的生活水平,而且法律嚴格的範圍以內,台灣人也可以安全的生活。因此他們想像著,隨著大陸同胞的到來,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一定會進一步改善。因此之故,當大陸人前來接收台灣時,的確受到台灣人揮舞著中國國旗興高采烈地歡迎。然而,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

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軍人在迅速建立起簡陋的營舍後,立刻開始有系統的搶劫和強姦。舉例來說,在北投,街道上的女孩子往往被施以麻醉劑後帶往軍營讓軍人發洩,然後再用船送往大陸。其中一名比較聰明的女孩在騙取俘虜她的人的信任後,利用間隙翻牆逃到父親那兒,她的父親向警察求救。然而警察現在已經是大陸人擔任了,這些警察對憲兵十分懼怕,因此當然對這件事置之不理。

台灣人不久也發現,只要國民黨軍人一出現 ,他們的財產就可能不保。法律對軍人的搶劫行 為也沒有任何矯正或補救的條文。事實上,國民 黨憲兵自己就忙著從事更大規模的劫掠。雖然國 民黨政府官員聲稱日本人留下的財產是屬於政府 的,但有些憲兵軍官顯然對這些財產更垂涎欲滴

舉例來說,有一家工廠老板為了生意離家外出,國民黨憲兵就趁此要他的兒子向警察局報告,但警方卻立刻將他逮捕下獄。同時聲稱這家工廠曾經為日本人提供設備和原料,因此其產品是屬於日本人的,現在當然也就屬於中國政府。不過他們同時也表示,只要肯付出三萬塊錢,就可以釋放他的兒子,這個案子也可以撤銷。

當這家工廠老板三天後回家時得知這件事, 立刻向國民黨憲兵質問他的兒子犯了什麼法。在 聽到這樣的指控後,該工廠老板除了承認被迫生 產產品給日本以外,否認曾經協助過日本人。他 並且表示將不惜聘請律師把這個案子上訴到最高 法院。國民黨憲兵這才發現如此一來可能使他們 自己捲入麻煩,於是倒過來央求希望不要公開這 件事,甚至把孩子母親已經交出的三萬元也趕快 退還,這件事才算落幕。

走了日本狗,來了中國豬

還有一些報導說,國民黨軍人拿出成箱看起來像官方文件的東西,聲稱是企業家的股票因此也就是日本人財產,但為了表示體恤,他們願意假裝沒有看見這些東西。但是經仔細檢查後發現,這些文件根本沒有蓋上官府印記,倒是這些國民黨軍人在上面蓋上了自己圖章。由於情況變得如此惡劣,使得這些失望的台灣人咬牙切齒的說:「走了日本狗,來了中國豬。」

但總的來說,台灣人並沒有因國民黨政府這樣肆無忌憚的做法而氣餒。例如,擔任高雄市長的大陸人把從日本手上接收過來的稻米和水泥悉數盜賣,然後把錢放進私人腰包。當地報紙形容這簡直是「赤裸裸的榨取」,使得這位市長不得不立刻返回上海。國民黨中國政府也發表聲明,表示將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來專門調查此事。

但所有台灣人希望能公正交代這件事的願望 最後都歸破滅,因為一個月後國民黨政府宣布, 調查委員會沒有發現此人犯有任何罪行。但是在 高雄,可沒有人認為調查委員會有任何證據可以 做出這樣決定。因為凡是可以提供證據的高雄當 地人,沒有一個獲准出席這個委員會。而且這個 問題其實才剛剛開始,因為幾個月後,這位高雄 的「前市長」又被國民黨政府派來成為國民黨在 台軍隊的一名參謀長。

在國民黨文人官員負責的工業領域,已經被日本人訓練得習慣以誠實交易的台灣人發現,即使他們僱用了大陸人屬下,他們的處境也非常困難。有一家工廠的台灣人老板發現他的大陸人屬下從事一個利潤非常豐厚的監守自盜的勾當,作法是偽稱為不同顧客提供產品,但實際上這些產品中只有一部分真正提供給顧客,其餘都私自在黑市裡賣掉,中飽私囊。

在最後將他的大陸人屬下扭送警方以前,這位台灣商人做了周詳調查。此期間,這名大陸人則用盡各種辦法,從把贓款給他分紅到威脅暗殺等等,希望說服放他一馬。而就在調查完成,表明這件事很明白就是一項監守自盜行為後,這位台灣商人發現自己也被警方逮捕了,原因是:「縱容」手下從事這種勾當。



更有甚者,這名被告為了避免被警方逮捕, 給了警方三十萬元賄款。這三十萬換來的是,這 名大陸人被告得以住進風景優美甚至可以說豪華 的牢房裡去。相反的,這位台灣人老板則被關進 同時也關著強盜和小偷的土牢裡。土牢裡到處是 蚊蟲和虱子,不但陰暗骯髒,而且臭味撲鼻。這 個牢房的面積只有十二英尺見方,但是卻擠進了 十三名犯人。牢房的一半鋪有地板供犯人睡覺, 另一半則只有骯髒的水泥地。

國民黨當局給予這位台灣人老板強大的壓力希望他撤銷這個案子,但是他不為所動。由於這名大陸人被告盜賣所得的贓款高達一千萬元 --- 也就是相當於十萬美元,所以他可以很輕易地進行賄賂,而法院裡的大陸人官員當然也就堅決誣陷這名台灣人了。

國民黨政府官員告訴這個台灣人老板說,他 會被拘押在看守所裡兩個月才接受審判。到了兩 個月末了,檢察官會因為缺乏證據而要求延期。 如此一來,他就得在看守所裡再待上兩個月,之 後就必須舉行審判了。

「紅包」是唯一的護身符

在這拖延的四個月期間,國民黨當局希望民眾對這件案子的興趣會自動消失,則檢察官就可以趁機宣布證據不足不予起訴,被告也就自然獲釋了。這是當被告「紅包」給的充分時,國民黨政府司法官員通常使用的一個辦法。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辦法被當時台灣爆發的抗暴事件給打亂了。這名台灣人老板以及包括大陸人被告在內的其他犯人,統統被抗暴民眾給釋放了。被告於是逃回大陸,此後他的下落沒人知道。但是,這名台灣人老板由於不是被警方釋放的,因此在往後九個月裡,他都得擔心是否會再度被捕。事實上,只要局面繼續維持這個樣子,這名台灣人老板似乎就永遠無法從危險裡脫身。

至於究竟有多少警察機構在這個島上獨立作業,各方說法不一。許多政府部門都擁有自己的警察,有公開的,有秘密的,但是全都有武裝。我所知道的就有四種:軍事警察(憲兵),普通警察,法院警察(法警)和海關警察。這些警察機構之下似乎還設有幾個附屬機構,每個機構都可以獨立作業,而且彼此間的權責義務並沒有明確規定。

所有這些警察都可以逮捕平民,台灣人不久 就發現,他們如果不想身陷囹圄,就得不斷給各 種不同的警察〔送紅包〕。因為只要一種警察得 了好處,另外一種警察馬上會跟進製造藉口。

這些警察不需要去證明他們的藉口,在提出藉口時,他們的態度也沒有像暴亂發生後那段時間那麼嚴厲。有時候,不同的警察機構也會發生爭執,這對國民黨政府的警察來說並不是罕見之事,其中最有名的一次這類事件發生在上海的「金門戲院」。在那裡,由於警方內部不和引起的糾紛,國民黨憲兵當場槍殺了幾名普通警察。

另外一件台灣人受到警察〔保護〕的例子也許也值得一提。這件事發生在台灣南部的一家醫院裡,當時醫院裡的護士宿舍遭到顯然知道內情者的偷竊。院方於是找來了警察調查,警察當然也發現了是誰犯下這個案子,但是,在收到〔紅包〕以前,警察拒絕採取行動。由於護士的收入微薄負擔不起這樣的〔紅包〕,因此警察自然也就置之不理,護士們被盜竊的損失也只有平白損失了。

即使擁有全世界最好的意志力,台灣人也發現他們處境艱難。這裡再舉一個例子:一位國民黨政府官員造訪一名米商,要他填寫一張表格,寫明他還貯存了多少米,他如實照填了〔六百五十包〕,由於沒有指示不准他出售這些米,而且所有報紙也一再呼籲大家不要囤積,於是他在一個星期內出售了所有這些米糧。但之後卻有一名警察前來要他交出他的存米。當他回答說他根據報上的官方指示已經把所有米糧都出售了,這名警察立刻將他帶走並且下獄。

幸虧他的一位認識檢察官的朋友向警方解釋 了這個案子並且求情,這名米商才終於在〔保釋〕的條件下獲釋。但是據我所知,這個案子可從 頭到尾沒有審判過一次。(後續之文,請參考本 基金會網站 http://www.taiwantt.org.tw/)